

戰 獠 亭

中華書局印行





A541 212 0020 8718B

小小說例言

一 本書文字淺顯，材料活潑；取名爲小小說，凡是已通文字的人，固然可以用牠做消遣品，就是略解字義的人閱讀本書，也可以幫助他走上了通文的捷徑。所以，本書不論在小學教育、民衆教育和家庭教育各方面，作爲國語文的補助讀物，都很適宜。

一 本書根據各種舊小說編成，取材都是最富有興趣的；並且，每種都有一個不同的封面，繪成彩圖，鮮明悅目，尤其可以助人興味。

一 舊小說向來爲社會上所歡迎，不過，在故事的本身，或者有傷風化的地方，本書對於這種材料，一概刪去；在文字上，或者有原文太深，和鄙俗不堪的，本書便重加改作，使讀者既容易領悟，且不致被惡劣的文字所同化。

一 本書每寫一段故事，只取應敘的事實，其餘繁文枝節，完全刪去；至文字分段另行排列，目的是要使閱讀時，容易醒目。

一 本書用三號字排印，行款疏朗，絕對沒有字迹模糊，損傷目力的弊病；小本精裝，攜帶也很便利。

戰 獠 亭

話說蜀漢先主劉備親領御林軍。直至獠亭大會諸將。分軍八路。水陸俱進。征伐東吳。爲關公張飛二弟報讎。時章武二年二月中旬也。東吳大將韓當周泰聽知先主御駕來征。引兵出迎。先主遙指罵曰。汝等吳狗。傷朕手足。誓不與立於天地之間。當回顧衆將曰。誰敢衝突蜀兵。部將夏恂挺槍出馬。先主背後張

苞挺丈八矛。縱馬而出。大喝一聲。直取夏恂。恂見苞聲若巨雷。心中驚懼。恰待要走。周泰弟周平見恂抵敵不住。揮刀縱馬而來。關興見了。躍馬提刀來迎。張苞大喝一聲。一矛刺中夏恂。倒撞下馬。周平大驚。措手不及。被關興一刀斬了。二小將便取韓當。周泰。韓周二人。慌退入陣。先主視之。歎曰。虎父無犬子也。用御鞭一指。蜀兵一齊掩過去。吳兵大敗。那八路兵勢若泉湧。殺得那吳軍屍橫遍野。血流成河。先主乘勝

追殺。遂得獠亭。

卻說先主當日得勝回營。收兵時。不見了關興。慌令張苞等四面跟尋。原來關興殺入吳陣。正遇讎人潘璋。驟馬追之。璋大驚。奔入山谷中。不知所往。興尋思。只在山裏。往來尋覓不見。看看天晚。迷蹤失路。幸得星月有光。追至山僻之間。時已二更。到一莊上。下馬叩門。一老者出問何人。興曰。吾是戰將。迷路到此。求一飯充飢。老人引入。興見堂內點著明燭。中堂繪畫。

關公神像。興大哭而拜。老人曰。將軍何故哭拜。興曰。此吾父也。老人聞言。即便下拜。興曰。何故供養吾父。老人曰。此間是尊神地方。在生之日。家家奉侍。況今日爲神乎。老夫只望蜀兵早日報讎。今將軍到此。百姓有福矣。遂置食待之。卸鞍喂馬。三更以後。忽門外有人擊戶。老人出而問之。乃吳將潘璋。亦來投宿。恰入草堂。關興見了。按劍大喝曰。反賊休走。璋回身便出。忽門外一人面如重棗。丹鳳眼。臥蠶眉。飄三縷美

髯。綠袍金鎧。按劍而入。璋見是關公顯聖。大叫一聲。神魂驚散。欲待轉身。早被關興手起劍落。斬首於地。取心瀝血。就關公神像前祭祀。卻將潘璋首級。繫於馬項之下。辭了老人。就騎了潘璋的馬。望本營而來。老人自將潘璋之死屍。拖出門外燒化。關興行無數里。忽聽得人喊馬嘶。一彪軍來到。爲首一將。乃潘璋部將馬忠也。興見馬忠。又是害父讎人。怒氣沖天。舉青龍刀。望忠便砍。忠部下三百軍。併刀。

上前將關興圍在垓心。興力孤勢危。忽見西北角一彪軍殺來。乃是張苞。馬忠見救兵到來。引軍自退。關興張苞一同趕去。趕不數里。前面麋芳傅士仁引兵來尋馬忠。兩軍相合。混戰一場。苞興二人兵少。慌忙撤退。回至獠亭。來見先主。獻上首級。具言此事。先主驚異。是日馬忠回見韓當。周泰收聚敗軍。各分頭把守。忠引傅士仁、麋芳屯於江渚。當夜三更。軍士皆哭聲不止。麋芳暗聽之。有一夥軍言曰。我等皆是荊州

之兵。被呂蒙詭計。送了主公性命。今劉皇叔御駕親征。東吳早晚休矣。所恨者糜芳、傅士仁也。我等何不殺此二賊。去蜀營投降。又一夥軍言曰。不要性急。等箇空兒。便就下手。糜芳聽畢。大驚。遂與傅士仁商議曰。軍心變動。我二人性命難保。今蜀主所恨者馬忠耳。可殺了他。將首級去投降。士仁曰。不可。去必有禍。芳曰。蜀主寬仁厚德。目今阿斗太子。是我外甥。彼但念國戚之誠。必不肯加害。二人計較已定。先備了馬。

三更時分。入帳刺殺馬忠。將首級割了。二人帶數十騎。逕投獠亭而來。

當夜伏路軍士。先引麋傅二人。見張南、馮習。具說其事。次日到御營中。來見先主。獻上馬忠首級。哭拜於前。曰：臣等實無反心。被呂蒙詭計。稱是關公已死。賺開城門。臣等不得已而降。今聞聖駕前來。特殺此賊。以雪陛下之恨。伏乞恕罪。先主大怒曰：朕自離成都許多時。你兩箇如何不來請罪。今日勢危。故假巧言。

欲全性命。若饒了你。九泉之下。有何面目見關公乎。言訖。命關興在御營中。設關公靈位。先主親捧馬忠首級。詣前祭祀。又令關興將麋芳、傅士仁、剝去衣服。跪於靈前。親自用刀剛之。以祭關公。忽張苞上帳。哭拜於前。曰：二伯父讎人。皆已誅戮。臣父冤讎。何日可報。先主曰：賢姪勿憂。朕當削平江南。殺盡吳狗。務擒二賊。與汝親自醢之。以祭汝父。苞泣謝而退。此時先主威聲大振。江南之人。盡皆膽裂。日夜號哭。

韓當、周泰大驚。急奏吳主。具言麋芳、傅士仁殺了馬忠。去歸蜀帝。亦被蜀帝殺了。孫權心怯。遂聚文武商議。步騭奏曰。蜀主所恨者。乃呂蒙、潘璋、馬忠、麋芳、傅士仁也。今此數人皆亡。獨有范疆、張達二人。現在東吳。可擒此二人。并張飛首級。遣使送還。上表求和。則蜀兵自退矣。權從其言。遂具沉香木匣。盛貯飛首。綁縛范疆、張達。囚於檻車之內。令程秉爲使。賫國書。望獠亭而來。時先主正欲發兵前進。忽得此報。乃以手

加額曰。此天之所賜。亦由三弟之靈也。卽令張苞設飛靈位。先主見飛首級在匣中。面不改色。放聲大哭。張苞自仗利劍。將范疆、張達、萬剛、凌遲、祭父之靈。祭畢。先主怒氣不息。定要滅吳。欲斬吳使。以絕吳情。多官苦告方免。程秉抱頭鼠竄而去。程秉回奏吳主。言蜀不從講和。誓必滅吳。羣臣苦諫不聽。如之奈何。權大驚。舉止失措。闕澤出班奏曰。現有擎天之柱。如何不用耶。權急問何人。澤曰。現有陸

伯言在荊州。此人名雖儒生。實有雄才大略。主上若能
用之。破蜀必矣。權曰。非德潤之言。孤幾誤大事。張
昭曰。陸遜乃一書生耳。恐不可用。顧雍亦曰。陸遜年
幼望輕。恐諸將不服。步騭亦曰。遜材祇可治郡耳。託
以大事。非其宜也。澤大呼曰。若不用陸伯言。則東吳
休矣。臣願以全家保之。權曰。孤亦素知陸伯言。乃奇
才也。孤意已決。卿等勿言。於是命召陸遜。遜本名議。
後改名遜。字伯言。乃吳郡吳人也。身長八尺。面如美

玉官領鎮西將軍。當下奉召而至。參拜畢。權曰。今蜀兵臨境。孤特命卿總督軍馬。以破劉備。遜曰。江東文武。皆大王故舊之臣。臣年幼無才。安能制之。權曰。闕澤以全家保卿。孤亦素知卿才。卿勿推辭。遜曰。倘文武不服如何。權取所佩劍與之曰。如有不聽號令者。先斬後奏。遜曰。苟蒙重託。敢不拜命。但乞大王來日聚會中官時。然後賜臣。闕澤曰。古之命將。必築壇會衆。賜白旄黃鉞。印綬兵符。然後威行令肅。今大王宜

遵此禮。擇日築壇。拜伯言爲大都督。假節鉞。則衆人自無不服矣。權從之。

於是孫權命人連夜築壇完備。大會百官。請陸遜登壇。拜爲大都督。賜以寶劍印綬。令掌六郡八十一州。兼荊州諸路軍馬。吳王囑之曰。闔以內孤制之。闔以外將軍制之。遜領命下壇。令徐盛、丁奉爲護衛。卽日出師。一面調遣諸路軍馬。水陸並進。文書到虢亭。韓當、周泰大驚曰。主上如何以一書生總兵耶。比及遜

至。衆皆不服。遜升帳議事。衆人勉強參賀。遜曰。軍有常法。公等各宜遵守。違者王法無親。勿致後悔。衆皆默然。周泰曰。目今安東將軍孫桓困於彝陵城中。請都督早施良策以救之。遜曰。吾素知孫安東必能堅守。不必去救。衆皆暗笑而退。韓當謂周泰曰。命此孺子爲將軍。東吳休矣。公見彼所行乎。泰曰。吾聊以言試之。並無一計。安能破蜀。次日。陸遜傳下號令。教諸將各守隘口。不許輕敵。衆皆笑其懦。不肯堅守。次日。

陸遜升帳喚諸將曰。吾疊次令汝等堅守。俱不遵令。何也。韓當曰。吾自從孫將軍平定江南。經數百戰。其餘諸將亦皆披堅執銳。出生入死之士。今主上命公爲大都督。早宜調撥軍馬。分頭進征。以圖大事。乃只令堅守勿戰。豈欲待天自殺賊耶。帳下諸將齊聲而言曰。韓將軍之言是也。陸遜聽畢。掣劍在手。厲聲曰。僕雖一介書生。今蒙主上託以重任者。以吾有尺寸可取。能忍辱負重故也。汝等只各守隘口。不許妄動。

如違令者皆斬。衆皆憤憤而退。

先主是時自獠亭布列軍馬。直至川口。接連七百里。前後四十營寨。忽細作報說。東吳用陸遜爲大都督。總制軍馬。先主得報。便傳令進兵。馬良曰。陸遜之才。不亞周郎。未可輕敵。先主曰。朕用兵老矣。豈反不如一黃口孺子耶。遂親領前軍。攻打諸處隘口。韓當見先主兵到。差人報知陸遜。遜恐韓當妄動。急飛馬自來觀看。當指曰。軍中必有劉備。吾欲擊之。遜曰。劉備

舉兵東下。銳氣甚盛。今馳騁於平原曠野之間。正自得志。我堅守不出。彼求戰不得。必移屯於山林樹木間。吾當以奇計勝之。韓當口雖應諾。心中只是不服。先主使前隊搦戰。辱罵百端。遜令諸軍塞耳休聽。不許出迎。先主見吳軍不出。心中焦躁。馬良曰。陸遜深。有謀略。彼堅守不出。欲待我兵之變也。先主曰。彼有何謀。但怯敵耳。馮習奏曰。卽今天氣炎熱。軍屯於赤火之中。取水深爲不便。先主遂令各營移於山林茂。

盛之地。近溪傍澗。待過夏到秋。併力進兵。馬良曰。吾兵若動。倘吳兵驟至。如之奈何。先主曰。朕令吳班引萬餘弱兵。近吳寨平地屯住。朕親選精兵八千。伏於山谷。若陸遜聽知朕移營。必乘勢來擊。卻令吳班詐敗。遜若追來。朕引兵突出。斷其歸路。小子可擒矣。諸將聞言。皆歎服。

是時諸葛亮在東川。點看各處隘口。以防魏兵。馬良奏曰。陛下何不將各營移居之地。畫成圖本。問於丞

相先主曰。朕亦頗知兵法。何必又問丞相。良曰。古云兼聽則明。偏聽則蔽。願陛下察之。先主曰。卿可自去。各寨畫成四址八道圖本。親到東川去問丞相。如有不便。急來報知。良領命而去。於是先主移兵於林木陰密處避暑。韓當、周泰探知。急來報知。陸遜大喜。遂引兵來觀動靜。只見平地一屯。不滿萬餘人。大半皆是老弱之衆。大書先鋒吳班旗號。周泰曰。吾觀此等兵如兒戲耳。願同韓將軍分兩路擊之。遜以鞭指。

曰。前面山谷中。隱隱有殺氣起。其下必有伏兵。故於平地設此弱兵以誘我耳。切不可出。衆將聽了。皆以爲懦。次日。吳班引兵到關前搦戰。耀武揚威。辱罵不絕。多有解衣卸甲。赤身裸體。或睡或坐。徐盛、丁奉入帳稟曰。蜀兵欺我太甚。某等願出擊之。遜笑曰。此誘敵之計也。三日後必見其詐矣。徐盛曰。三日後彼移營已定。安能擊之。遜曰。吾正欲令彼移營也。諸將哂笑而退。

過三日後。陸遜會諸將於關上觀望。見吳班兵已退去。遜指曰。殺氣起矣。劉備必從山谷中出也。言未畢。只見蜀兵皆全裝貫束。擁先主而過。吳兵見了。盡皆膽裂。遜曰。吾之不聽諸公擊班者。正爲此也。諸將問曰。今蜀兵已出。破蜀當在何時。遜曰。劉備足智多謀。其兵始集。法度精專。今守久不得我便。兵疲意阻。取之正在今日。諸將方纔歎服。且說馬良至川。入見孔明。呈上圖本。孔明看畢。拍案叫苦曰。是何人教主上。

如此下寨。可斬此人。良曰：皆主上自爲，非他人之謀。孔明歎息不已。良問其故。孔明曰：包原隰險阻而結營。此兵家之大忌。倘彼用火攻，何以解救？又豈有連營七百里而可拒敵乎？陸遜拒守不出，正爲此也。汝當速去見天子，改屯諸營。良曰：倘今吳兵已勝，如之奈何？孔明曰：吾料陸遜不敢來追。主上若有失，當投白帝城避之。良乃領了表章，火速投御營來。陸遜見蜀兵懈怠，乃喚階下末將淳于丹曰：吾與汝

五千軍去取江南第四營。蜀將傅彤所守。今晚就要成功。丹引兵去了。又喚徐盛丁奉曰。汝等各領兵三千屯於寨外五里。如淳于丹敗回。當出救之。卻不可追去。二將各領軍去了。黃昏時分。淳于丹領兵前進。到蜀寨時。已是三更之後。丹令衆軍鼓譟而入。蜀營內傅彤引軍殺出。挺槍直取淳于丹。丹抵敵不住。撥馬便回。忽然喊聲大震。大將趙融帶了一彪軍攔住去路。丹奪路而走。折兵大半。背後蜀兵又分路趕來。

比及離營五里。徐盛、丁奉殺出。蜀兵退去。救了淳于丹回營。丹帶箭入見陸遜請罪。遜曰：非汝之過也。吾欲試敵人之虛實耳。破蜀之計。吾已定矣。徐盛、丁奉曰：蜀兵勢大。難以破之。遜笑曰：吾這條計。但瞞不過諸葛亮耳。天幸斯人不在。使吾成大功也。遂集大小將士聽令。使朱然於水路進兵。來日午後。東南風大作。用船裝載茅草。依計而行。韓當一軍攻江北岸。周泰一軍攻江南岸。每人手執茅草一把。內藏硫黃燄。

硝。各帶火種。各執槍刀。一齊而上。但到蜀營。順風舉火。蜀兵四十屯。只燒二十屯。每間一屯。燒一屯。各帶乾糧。不許暫退。衆將各受計而去。

先主正在御營。尋思破吳之計。忽軍士來報。山上遠望見吳兵。盡沿山望東去了。先主乃命關興、張苞各領五百軍出巡。黃昏時分。關興回奏曰。江北營中火起。先主急令關興往江北。張苞往江南。探看虛實。二將領命去了。初更時分。東南風驟起。只見御營左

屯火起。方欲救時。御營右屯又火起。風緊火急。樹木皆著。喊聲大震。兩屯軍馬齊出。奔入御營中。御營軍自相踐踏。死者不知其數。後面吳兵殺到。又不知多少軍馬。先主急上馬奔馮習營時。習營中火光連天而起。江南江北。照耀如同白晝。馮習慌上馬。引數十騎而走。正逢吳將徐盛軍到。敵住廝殺。先主見了。撥馬投西而走。徐盛捨了馮習。引兵追來。前面又一軍攔住。乃是吳將丁奉。兩下夾攻。先主大驚。四面無路。

忽然喊聲大震。一彪軍殺入重圍。乃是張苞。救出先主。正行之間。前面一軍又到。乃蜀將傅彤。合兵一處而行。背後吳兵追至。先主前到一山。名馬鞍山。張苞、傅彤請先主上得山時。山下喊聲又起。陸遜大隊人馬將馬鞍山圍住。張苞、傅彤死據山口。先主遙望。遍野火光不絕。死屍重疊。塞江而下。次日吳兵又四下放火燒山。軍士亂竄。先主驚慌。忽然火光中一將引數十騎殺上來。視之。乃關興也。興伏地請曰。火光逼

近。不可久停。願陛下速行。先主曰。誰敢斷後。傅彤曰。臣願以死當之。於是關興在前。張苞在中。傅彤斷後。保著先主。於黃昏時分。殺下山來。吳軍見先主奔走。皆要爭功。各引大軍。遮天蓋地。往西追趕。先主令軍士盡脫袍鎧。塞道而焚。以斷後軍。欲奔走間。喊聲大震。吳將朱然。引一軍從江岸邊殺來。截住去路。先主叫曰。朕死於此矣。關興張苞縱馬衝突。被亂箭射回。各帶重傷。不能殺出。背後喊聲又

起。陸遜引大兵。從山谷中殺來。先主正慌急之間。此時天色已微明。只見前面喊聲震天。朱然軍紛紛落澗。滾滾投巖。一彪軍殺入前來救駕。先主大喜。視之。乃常山趙子龍也。時趙雲在川中江州。聞吳蜀交兵。遂引軍出。忽見東南一帶火光冲天。雲心驚。遠遠探視。始知先主被困。雲奮勇衝殺而來。陸遜聞是趙雲。急令退軍。雲正殺之間。忽遇朱然。便與交鋒。不一合。刺朱然於馬下。殺散吳軍。救出先主。入白帝城歇息。

傅彤斷後。被吳軍八面圍住。力戰而死。張南、馮習均死於亂軍之中。吳班殺出重圍。又遇吳兵追趕。幸趙雲回兵接著。救回白帝城。時孫夫人在吳。聞猊亭兵敗。訛傳先主死於軍中。遂驅車至江邊。望西遙哭。投江而死。後人立廟江濱。號爲梟姬祠。馬良至白帝城。聞猊亭已失。大軍已敗。懊悔不及。將孔明之言。奏知先主。先主歎曰。朕早聽丞相之言。不致今日之敗。有何面目復回成都見羣臣乎。遂傳旨就白帝城住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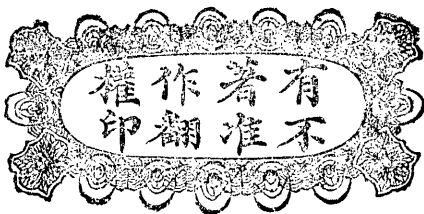
將館驛改爲永安宮。

先主因桃園結義。誓同生死。遂親領大軍。爲關張二弟復讐。雖連營失策。卒至不振。而情誼之篤。殊足使人感泣。彼後世以手足之親。往往視同陌路者。讀此篇能無愧死乎。



A541 212 0020 8718B

民國六年八月發行
民國廿一年九月五版



(小 小 說)

每冊定價銀五分

編輯者 中華書局

發行者 中華書局

印刷者 中華書局

印刷所 上海靜安寺路哈同路口 中華書局

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

分發行所 各省中華書局

43556

標商冊註



405067

1663873